

208 15/2 3

●舒源骏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阔寡妇

和她的两个女儿

Yan Guafu he tade
liangge NÜ'er

阎寡妇和她的两个女儿

内 容 提 要

守寡多年的胡秀英忽然要嫁人了，杏树沟里成了新闻。是旧情人王三宝对她情意绵绵，诱发出她心底的爱情欲火；还是她钱迷心窍，相中死去女人的老光棍周老四，梦望当个百万富翁的夫人？如果这一切都说错了，那么一定是因为她那被抛弃的大女儿伤透了她的心，二女儿和姐姐争男人叫她一筹莫展，或者是那冷落的草屋凄凉的夜，使她思念死去的丈夫对她的恩和爱。也许她终于明白了，女人活到九十九，还是有个男人好。可五个大大小小的光棍汉，妈妈和女儿究竟和谁相爱，去建立幸福的家庭？

作品艺术如何，读者自去评定。

阎寡妇和她的两个女儿

Yan Guafu he tade liangge NÜ 'er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济南铁路局印刷厂印刷

字数212,7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47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02—000371—011·372 定价2.60元



作者近照

目 次

一	寡妇门前是非多.....	(1)
二	王三宝的心事.....	(9)
三	送鲙鱼.....	(19)
四	狭路相逢.....	(27)
五	旧怨新恨.....	(34)
六	追根刨底.....	(41)
七	桂香婚变.....	(48)
八	桂兰找舅舅.....	(54)
九	牵红线.....	(61)
十	搭鹊桥.....	(68)
十一	不要彩礼的媳妇.....	(74)
十二	喜事不喜.....	(83)
十三	井台重逢.....	(89)
十四	买嫁衣.....	(94)
十五	送棉袄.....	(101)
十六	“山花椒”摔面盆.....	(106)
十七	“犁碗子”小算盘.....	(113)
十八	苗圃地的秘密.....	(119)
十九	抓阄分荒山.....	(126)
二十	送枝红杏花.....	(134)
二十一	“大吹”胡吹.....	(146)
二十二	闲话不闲.....	(151)
二十三	献殷勤.....	(158)

二十四	夜悄悄·····	(164)
二十五	天有不测风云·····	(172)
二十六	袁四春寻房草·····	(179)
二十七	周老四求大媒·····	(187)
二十八	房倒众人“帮”·····	(195)
二十九	黄鼠狼向鸡拜年·····	(202)
三十	女儿闹分家·····	(209)
三十一	深夜抓窃贼·····	(216)
三十二	人穷志不短·····	(224)
三十三	没有主的钱·····	(231)
三十四	又是一个秘密·····	(239)
三十五	难解的疙瘩·····	(246)
三十六	官官不相护·····	(252)
三十七	冤有头，债有主·····	(260)
三十八	高高的白杨树·····	(266)
三十九	大价买破屋·····	(272)
四十	事出有因·····	(278)
四十一	聪明反被聪明误·····	(286)
四十二	天网恢恢·····	(291)
四十三	有情人终成眷属·····	(295)

一 寡妇门前是非多

俗话说，清明河开，大雁归来。然而一九八一年的清明节没到，蜿蜒起伏的长白山还没有一丝春意，却忽然落了一场细丝般的小雨。雨水带着春天的暖气悄悄地洒落在雪岭和田野上，于是一夜之间，白雪和雨水汇成一股激流，哗啦啦流向山谷。那排成人字形的大雁，一队队从南边飞来，拖着呱呱的悠长的叫声，在草丛中寻找它们的安息之地。那山坡上的杏树，似乎如梦中初醒一般，急忙吐出了它的花瓣儿，迎接春天的到来。人们说，今年准是个好年头。

庄稼人盼望着难得的冰将开未开而开之前来一场春雨，因为这预示千里冰封的绥芬河在春雨之后会急剧地化开，而覆盖白雪的冻结的田野决不会再等春风把它们吹暖才松软他们的身躯。适时的墒情与暖和的阳光，会使撒在地里的种子很快生芽扎根，小苗出后，就有一半的年景了。冬去春来，大地泛青。那吃了一冬枯草的牛羊，会撒欢儿跑在田野上，啃嚼嫩草芽儿，为春天的到来吟吟地欢叫呢！不久，人参、黑豆、葡萄、黄芪……也会吐出它那奇特的叶儿，开始新的一年生长。难怪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座落在绥芬河岸边的仅有八十户人家的杏树沟，人们除了对这好年景的预兆怀有无比的喜悦之外，那便是要准备去河岸边摸鱼儿了。因为每遇上这样的年头，冻结的河冰会被雨水化开，发出雷鸣般的响声，于是，河里的鱼儿和冰块被水浪一同卷到河岸两边，有鲤鱼，串丁子、鲫鱼、鲈鱼……

水退之后，那些鱼儿便在河岸上跳动，你只管去捡就是了。或者你到河岸积水坑里摸去。如果能摸到滩头鱼，那可就值钱了。金滩头、银滩头，比不上绥芬河里的红滩头。原来这儿的滩头鱼是红色的，煎在锅里还要蹦几个跳，那鱼香味儿能飘到对面的杏花山上。赶上杏花盛开时，那可真是花香加鱼香，香上加香呢！

杏树沟的代理支部书记王三宝在这里生活了四十个春秋，令人奇怪的是他却没有赶这机会去摸鱼。有人认为，这可能与他到今没有讨上个女人有关系，他没那个闲心。可不，他除了每天为大伙的事操劳之外，还要照顾他那七十岁的老妈。那个出名的心地善良的王老太太，到如今在炕上瘫了五年了！

其实王三宝何尝不喜欢摸鱼？他的童年有大半岁月几乎是在河边度过的。他会凫水，更会摸鱼。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消一小会儿，准会摸出一条大鲫鱼。秋天的时候，从海里窜到河里产卵的大蚂蛤鱼，只要一打上影儿，他跳进水里就能摸到。可如今，有那个心没那个力了。

要说，四十岁的年龄对于他来说，还正是青春时代。他还要娶女人，还要为大伙办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民带来了新的喜悦，眼下队里搞小包工，要落实生产责任制，好日子要来到了。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他的老母亲又加了病，发烧。虽然村里赤脚医生给打了几针，病情已经好转，却的确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这天傍晚，王三宝从地里回来，把做好的饭端到王老太太面前，温和地说：

“妈，这碗蛋汤你趁热喝了把！”

满脸是皱的王太太毫无兴致地扫了一眼大白碗，就把目

光移到儿子的脸上，似乎想说什么没有说出来，便垂头长吁一口气。

王三宝看出母亲心里的事，忙说：“妈，你想说啥就说吧！”

王老太太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也没啥说的，你把这碗蛋汤喝了吧！我不想吃什么，肚子一点儿也不饿。”

王三宝把碗轻轻地放回饭桌上，从兜里摸出短烟袋。吸了两口烟，说：

“妈，你想吃啥我再给你做，如今可不是头几年了。听公社王书记说，来年咱这就搞土地承包，那咱们庄稼人就更富了。”

“是啊，从去年咱们才有点儿好转，怕就怕的我赶不到那个好时候。”王老太太说。

“你会赶上的。”王三宝满有信心地说。

“我就盼着呢！盼个好日子，也盼着见到你的媳妇。我老觉得你不该打光棍儿。唉，话又说回来，真要是没有个女人跟你，咋办啊！”王老太太忧心忡忡地说。

王三宝把烟袋杆咬紧了。对于自己的婚事，他对母亲从不提半个字。他知道，这是母亲最着急也最惦记的一件大事。

“那个女人到如今……”

王三宝知道妈妈要说什么，连忙打断母亲的话，说：

“妈，你把蛋汤喝了吧！都要凉了。”

王老太太望着捧在儿子手中的大白碗，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吞吞吐吐地说：

“宝儿，我……我今儿个听老胡家你嫂子来说，今年捂开了河，鱼……鱼儿不少。连捡带摸，能闹好多，那……那还

能换钱……”

王三宝终于明白了，母亲的心事原来如此。

王三宝知道，母亲不是一个贪钱为利的人。在他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就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后来母亲领他讨饭在外，有人给母亲二百元钱，雇她当奶妈，母亲拒绝了。她宁可讨饭，也不愿将喂儿子的奶水出卖。在他们分到土地的第二年，由于父亲病重，欠下外债。又有人出大价钱买他们家分到的地，母亲深深知道土地对庄稼人的重要性，宁可起早贪黑去打短工，也不肯卖地。和左邻右舍来往，母亲从不为星星两两计较，也从不让她的儿子占人便宜，因私忘公。可今天母亲所以这么说，是想叫儿子去摸几条鱼，倒不一定想卖钱，而是病久了想换换口味，吃两条鲜活鱼。他很后悔，而且也恨自己，只顾忙这忙那，竟然没有想到在病中的母亲所祈求的东西。

王三宝提着水桶来到街上。这时，夜幕完全降临到杏树沟，黑洞洞的夜晚，使王三宝忽然意识到摸鱼的艰难。他想，这么黑的夜不说去摸，就是去河边捡也看不见啊！倒不如向谁要几条鱼，让妈妈尽早吃上鲜鱼。可谁家今天摸到鱼了呢？大队长胡国太好吃鱼不好摸鱼，他家当然不会有鱼；阎寡妇倒是挺勤快，可她一个女人，也不会去河边赤脚摸鱼；小队长周介五见钱眼开，这个时机他不会放过，一定和他的儿子摸到不少鱼，可他那个女人是否树沟的有名的“犁碗子”，只许往里进土，不许往外翻盆，她肯舍一条鱼给他吗？

“自己也长两只手，干嘛去求人？不如去摸摸看，兴许能摸到两条呢！”他心里说。

蜿蜒的绥芬河，在黑夜中咆哮不止，巨石般大的冰块，

竖立在河岸边，把河岸上的柳条枝儿压弯了。水浪退回，只是在低凹处留下一片片的水坑。被浪卷到岸上的鱼儿在白天就被人不费吹灰之力捡去了，只有留在水坑里的鱼儿还侥幸地打着水泡儿。它们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还尽情的游动，偶尔在水面上蹦几个跳儿，当它们发现有人到来，就潜入水底，一动不动了。

王三宝把水桶放在一边，挽挽裤腿就下了水。一直到他觉得袄袖的沉重，他才想起应该脱掉棉袄，自己过于急了。现在，他只好由水把棉袄浸湿，弯腰在水里摸来摸去。

虽说落过一场春雨，水却仍然刺骨般的冷凉，不一会儿，他的身子哆嗦起来，然而却连半条鱼也没有摸到。他伸了伸酸痛的腰背，望着灰茫茫的水坑，心想，要是有一条知道他心事的大鱼从水里冒出来，跳到他的手中，那该多么好啊！当然这不过是一种梦想，他又把两只大手伸进水里。

这儿是泥沙地。由于每年夏天从杏花山上流下的急水无情地冲刷这块地方，使这儿形成一个天然的大水坑。而水坑里的淤泥也就使这个地方变得软古囊囊的。王三宝感到整个身子似乎要坠入这个水坑时，才觉得不应该再往深处去了。当他正要往水坑边沿退时，忽听到背后响起一阵脚步声，接着说话声传到他的耳朵里。

“我说长寿兄弟，你真想当个大学生吗？叫我看拉倒吧，你都考了两次没考中，这回还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不如跟我一块出去跑买卖吧！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交队三百块，还剩七八百呢！”

“我倒不一定想再考了，可我爸非叫我考。”

“你爸能管得了你啦？我爸叫我干啥，我都不听。等我劝劝你爸，让你跟我去卖衣服，挣的钱咱俩平分，行

吧？”

“不，我不卖衣服。”

“是不是怕山花椒不跟你，还想考大学？”

“你……哥哥，你……你胡说啥呀！叫山花椒听见不吃了你！”

“山花椒嘴巴厉害，可没有那个胆黑夜出来摸鱼。再说她就是听见也不怕，她早晚也得找个男人。不过你千万别要她，那丫头片子可凶了，你要要了她，还不管得你象猫儿一样。”

“快别说了！你也真是的。你要再说，我就回家了。”

“好，我不说了。说正经的，今晚你帮我摸上二三十斤鱼，就够数了。明个我背到县城去卖了钱，劈一半给你。”

“啥钱不钱的，你就认钱！”

“人不为钱，活着干啥？向钱看嘛！”

.....

王三宝听出，说话的一个是油瓶嘴的儿子周长来，外号叫周大吹。一个是生产小队长周介五的儿子周长寿。这叔伯哥俩今晚也摸鱼来了。他们说着话，从离王三宝二十几步远的河岸边钻进一片树林子，那儿也有一个死水坑，可以摸鱼。

他们还继续在说着话。王三宝无心思去听他们说什么，他急于想摸到一条大鲤鱼。可是从树林那边传来的话象针尖儿一样扎进他的耳朵里。

“你听说了吗，山花椒的姐姐桂香和她男人要打离婚了。”

“你听谁说的？”

“你成天啃书本，这样的奇闻你是听不到的。那天我到

高家庙子卖衣服，见他们打在一起。”

“他们结婚不到一年，怎么就要离婚？”

“有的结婚几十年，儿女一大帮还打离婚呢！这有啥奇怪的。狗改不了吃屎。桂香在这头做姑娘时，和袁四春就勾勾搭搭的，到那头又野了心。”

“她挺老实啊！”

“人老实心不老实，这叫人不貌相。你看王三宝倒也挺老实的，可他还惦着打阎寡妇的主意呢！”

“你别胡说了，王支书可不是那种人。王支书和桂兰她妈闹翻过脸，两人到今不说话，这谁不知道。你别瞎说造谣，叫王支书听见多不好！”

“他听见了怕啥？你没看出来吗，王三宝想那个阎寡妇都想疯了，可那个寡妇没那个意，他是干想！”

“其实他们要成了，倒也是满好的一对。”

“满好的事多着哪！当初袁四春倒也想把阎桂香弄到手，结果落了个鸡蛋净光和王三宝一样。”

“四春也怪可怜的……”

“可怜个坏分子的儿子干啥？谁叫他爹给日本人干事呢！”

“他是他，他爹是他爹，再说如今也弄清了……”

“王三宝也这么说，你叫他骗了。你当是王三宝真能当你的丈人爹吗？这辈子别指望了。哈哈，谁叫他对不起阎寡妇呢！……”

王三宝只觉得头如落上一群蜜蜂，嗡嗡直响。眼睛冒金星，继而如跌到无底深渊一样，身子摇晃了几下，他咬牙挺立在水里，望望那模糊不清的树林，猛地回过头来，把他一双那被凉水浸得麻木的手臂，又慢慢地伸到水中。心里想，

这个周大吹，真会瞎编胡造。我王三宝没有做过不光明正大的事。由他们说去吧！事实会把他们的嘴堵住的。

二 王三宝的心事

王三宝疲倦地坐在沙滩上，望着东方被晨光映白的天际，他这才知道天要亮了。困意折磨着他，他多么想就在这松软的沙滩上睡上一觉啊！

本来，他只想摸上一条鲤鱼，或者三两条别的什么鱼，他就回家。可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摸到这一条，又想那一条，愈摸愈来劲，在这个不到一亩地的水坑里，竟摸到十几条大鲶鱼，哈，有半水桶！尽管一夜没睡觉，精疲力竭，不过母亲会吃上又鲜又香的大鲶鱼了，他乐得心要从胸膛里蹦出来。

他装上一锅子烟，慢吞吞地抽着。心中又盘算起另一件事儿。

“她还能找主儿吗？要是真象周长寿说的，倒是满可以……”他心里想，“兴许那女人已经觉得过日子的确不能缺少个男人。”

但是，他马上又否认了自己的判断，烟袋锅的火苗儿映亮了他那古铜色的满布失望的面孔。他认为，即使是那女人改嫁，她也不会来做他的媳妇。他们有过短促的恋爱，而在那相爱的瞬息间，却又发生了那件意料不到的事儿。

“唉，过去的事还去想啥呢？还是多想想眼前和今后的事吧！”他想。

对于王三宝来说，眼前和今后要做的事很多，好好照顾母亲，这固然是一件他必须要做的事，而杏树沟的大事小事

几乎件件也离不了他。就眼下来说，虽然今年的生产规划早已做好，可不能把纸贴在墙上就躺在炕上睡觉啊！队里要做好春耕春种，还要不失时机地植树造林；户上要抓猪崽买羊羔，大养鸡鸭狗兔。要想让人们尽快富起来，光靠集体也不行啊！人们有钱买不到猪羊的找他；无钱的也要找他解决。他不过才代理两个月的支部书记，就觉得比在林场抬了一年木头还累。

“要想当个好干部，真不容易啊！”他觉得公社书记的这话很对。

他把烟袋灰磕掉，应该回家了，也许母亲为他一夜不归挂念不安呢！不过他相信，母亲看到他摸到的半水桶鲶鱼，准乐！

“大兄弟，你真去摸鱼去了？”

王三宝离开河岸，刚刚走到村口，大队长胡国太的媳妇赵玉兰朝他走来。王三宝嘿嘿一笑，说：

“是的，你听谁说的？”

赵玉兰没有回答，两眼骨碌骨碌地望着水桶，失声说：

“啊呀，摸这么多呀，净大鲶鱼，你可真会摸。昨个你大哥去河边转悠一天，也没见个鱼影儿，你可真行。”

王三宝又笑了笑，说：“你拿两条回家给大哥炖上下酒吧！”

赵玉兰伸手从水桶里抓出两条，笑滋滋地说：

“那我就见外了，这两条足有七八斤，够我们一家吃一顿。”

“再拿几条吧！”

“不，这就不少了。你快把鱼送回去。你大哥叫我告诉你，叫你饭后去大队部，公社开电话会议。我刚到你家去，

你家大妈说你摸鱼一夜不回家，正惦记着你呢。”

王三宝答应着，走出没几步，赵玉兰又把他喊住了。

“有件事儿我得问问你。”赵玉兰不笑不喜地望着王三宝的脸，说，“你想不想成家？”

王三宝哪里不想成家？年老多病的母亲很需要有个女人伺候，而他也成天风风雨雨在外边奔忙，也不可没有个女人啊！可他怎么好向人说他多么需要个媳妇啊！

“嘿嘿，别瞎扯了。”王三宝也只有这样回答了。

赵玉兰紧着嘴唇，真象回事儿似的，一本正经地说：

“你要真没那个心，那我就不操那个心了，过后可别后悔。”

王三宝疑惑地望着赵玉兰的不白不黑的脸儿，心里打嘀咕：她真要为我说话？不会又提阎寡妇吧？

“真不要？”赵玉兰逼问道。

“净瞎胡扯。”王三宝扭身就走。

赵玉兰见王三宝真走，急了眼，立时上前拦住他，说：

“不瞎扯，说正经的，你怎么就不想想，现如今你啥也不缺，就缺个媳妇。你自己怎么还不上急呢！”

王三宝缺媳妇，连五岁的孩子也明白，还用人说吗？赵玉兰也真多嘴了。

“我忙哩！”王三宝觉得也只有这样回答这个女人。

“再忙也得要媳妇。”赵玉兰小声说，“我再给你去提提桂兰她妈，行不行？”

王三宝立时觉得周身的热血一下子涌上了头，脸烧脖子热，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你不愿意？”

“这……这……”王三宝抬腿就走，这回，不管赵玉兰怎么说，他也不听了。因为他知道，那是决不会办成的一件事